

俗身多葆白云意

——散文集《人间烟火皆是

深情》代序(上)

□马国福

我是一个俗人,我非常喜欢一句话:“身在人群中,心存星空间”。身在人群中,这是物质层面和人间烟火气息的生活;心存星空间,这是保持美学层面和艺术层面的精神生活。

人的生命体验与年龄有着密切而又深刻的关联。35岁左右的时候,我很在乎精神世界的生活。古人说:“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这是最理想的读书状态。很多人在没有大房子之前总是下定决心说等我有了大房子后一定要弄一个很大的书房,一定要好好读书。可结果呢?等有了新书房之后,只保持读读书拍拍照片、发发微信朋友圈“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热情。现在手机以它的现代性完全控制了我们的生活秩序、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

说到底,这样的生活状态就是“准备生活”的状态,因为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如果怎么怎么就怎么怎么”,如果我有时间我会怎么怎么。人生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有“立刻,现在”!付出行动和保持定力,知行合一,让自己从“准备生活”的状态解放到“介入生活、立刻生活”的状态,不为自己找借口,不让借口这个小偷和劫匪打劫掉我们精神生活的金子。

读书就是每天给自己的精神食粮储存一粒米,添加一块砖。我们消费过的物质和物质能量、快感总会耗尽,而精神层面的生活却在改变着我们的内涵和品位。读书让我们躺在地上也能够仰望星空。为什么这样说?贴着地面,说明你真正潜心下来沉淀了自己,接到了精神的地气;够得着星星说明你内心的思想、品位、格调在逐步提高,你在通过阅读这美好的人生态度为自己缔造理想的天空。

我承认我是一个亦能大俗也能小雅的人;是一个既能混进热闹圈子又能守得住安静的人;是一个既能抱着酒瓶子开心,也能抱着书本子静心的人。我经常应约喝酒,但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论喝酒多少,每天读书至少半小时到一小时。很多书没有读完,我会感到恐慌,我感觉自己在为自己欠债,所以来还债,我的两个床头柜上摆满了上百本书。读书是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筑牢堤坝,书多了,我们的内心才不会决堤。

在机器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对手工活抱有尊崇和耐心。现在人人崇尚效率、人人追求效率,我觉得效率就是绞杀机,它会绞杀掉我们时光里那些与氧气生活有关的美好,比如动车、飞机、快艇,而相比较而言充满年代感的绿皮火车的慢、邮差信件的慢、古老生活的慢,效率低下,但是它们会让我们沉浸在不同的生命体验里,多看几眼路上的风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不让自己慢下来,选择一种喜欢的、让自己的内心丰盈有充满感的生活态度呢?

560

仅从个体本位,从个体看个体,我们无法理解死亡,也无法接受死亡。对于个体来说,死亡是生命的从有到无,要么有、要么无,是绝对的丧失、绝对的下坠,没有任何中间状态。我们是无法平静从容地感受这一过程的。

一定要超出个体来看待死亡,我们才能得到些许安慰:死的并非只有我一个,所有人都会死。这最浅显的事实,

才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

凡不畏惧死亡的,总是那些能超越于个体之上的人。他们不是将生命安顿于个体之内,而是将生命托付于个体之外——母亲的生命属于所爱的人,烈士的生命属于所忠的集体,圣徒的生命属于所信的主义,圣人的生命属于所思的宇宙。

可是,在越来越强调个体的时代,我们又应如何超脱于个体呢?这是个巨大的悖论。

反读书记(二零七)

□胡文辉

561

从表面来看,世界上的思潮总是此消彼长,旧的去了,新的又来;但在新思潮的背后,那些愤怒、喧嚣、抗议却是相似的——像同一种心理病征,戴着主义的新面具,又重新粉墨登场。

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那里,回荡着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幽灵;在女权主义、动物保护主义那里,重演着左翼革命时代的激情。

灯下读钱

《顾廷龙日记》中的钱锺书(二)

□钱之後

钱锺书第一次出现在顾廷龙日记中,时间为1943年2月19日,正是旧历年正月十五。这天过节,李宣龚请人吃午餐,多人参加。这是否是钱先生与顾廷龙第一次见面不可知。第二次钱顾见面仍是因李宣龚请客。实际上,李宣龚也是合众图书馆的董事,也算始创者之一,他对图书馆的贡献也很大。对于合众图书馆的创办,钱锺书应该早有耳闻(“合众”的好几位董事和钱都私交甚密)。“合众”从1939年5月始,图书馆的筹备处、最初馆址就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614号,而钱锺书到上海后就一直住在辣斐德路钱家(避乱从无锡搬来);新馆1941年在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746号初落成(1949年钱锺书一家也搬至蒲石路蒲园租的房子),其后很长时间图书馆都在陆陆续续地搬迁,所以钱锺书对“合众”的情况肯定不会陌生。

钱锺书在顾廷龙日记中头两次出现以后,到1943年8月份,他出现的次数略多起来。8月、9月、10月份都有出现,主要是到合众图书馆阅书、借书(日记中多以“钱锺书来”简记),但也有顾廷龙去访问钱锺书的记录。如8月15日:“还单镇《杨子卓诗稿》等两种,便道视钱锺书,并以《匏庐诗话》借之,畅谈。”(第325页)想来两人已相当熟识了,而且有共同语可谈。

屏溪(沈立人)在《记钱锺书》一文中说:“去年春天我在上海读书,偶到合众图书馆去游玩,常遇到一个风趣极颠的学者态型的中年人,大约三十岁,在书林里埋首工作,不时跟周遭的读者说笑话,那就是梁溪著名国学家钱基博老先生的郎公忠恕(锺书?)先生,得过英国的博士学位(按:没有得过英国的博士学位),是一中西兼长的通人。”“他在合众图书馆三年,对管理员讲话向来不嵌洋话,他人自然不知道他就是精通英法德的语言家……他现在除了替中央图书馆编辑英文书刊外,还担任好几座大学的讲席。”(原载苏州《力行日报》1946年9月6日,转自《记钱锺书先生》,第150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第1版)这说明钱锺书确是从此时开始和合众图书馆联系起来的,并且可能还帮忙整理图书。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五三七



新书快递

花笺染翰:清与民国著名学人书札集锦

王鹏编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清中期以来的200位著名学人书札270余通;其中不乏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这样的名臣;亦有蔡元培、黄兴这样的时代先锋;更有康有为的《梁启超为南海先生编诗集请其自作序》原稿这样的重要文学史史料;马一浮、余嘉锡、黄侃、钱玄同、胡适、吴湖帆、邹韬奋……新旧学者、艺术家可谓“不胜枚举”。更为难得的是,本书所录信札均为花笺,张张精选,不论从内容上来讲,还是就视觉性而言均给人带来享受。

鸟有什么好看的

[日]川上和人著 曹逸冰译

南海出版公司

凤凰的不死传说因何而有?红头绿鸠的头为什么不是红的?乌鸦竟然是世界上第六种会吸血的鸟?从无人岛讲到外太空、从吸血鬼谈到恐龙,一边爆笑、一边学到,不仅有趣,而且内容丰富、幽默,以易于阅读的风格介绍了许多关于鸟类的知识。



知堂回想录(汇校本)

周作人著 五度汇校

文津出版社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重要作品,足可表达作者之人生旨趣,也是现代文学史的珍贵文本。此次五度汇校本《知堂回想录》以周作人当年手稿复印件为蓝本,对照各版本逐校订,订正了各版本延续已久的文字或排校上的错误,总计千余处,力求为读者提供真确可靠的文本。

艺术史的另一半:
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

李君棠、垂垂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从女艺术家的视角出发进行艺术史科普,不仅介绍艺术史上的重要事件与流派,还通过23位女艺术家的故事,带你一览从洞穴绘画到现代主义雕塑的艺术史。这本书也尝试回答艺术史上一个著名的蠢问题:“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如果有,是什么样的社会与个人生活的限制,使得她们在艺术史叙事中被遮蔽?